

门前槐花

胡家胜

冬去春来，门口那棵槐树青了，开花了。一串一串，洁白洁白的花朵，那是母亲对父亲的思念么？

去年二月，父亲在病倒半月后走了，母亲守着父亲的灵柩哭了很久。姊妹和亲戚去劝，仍然痛哭。大姑让我去劝，说你娘这把年纪了，受不住的。我藏住眼泪，走过去劝母亲：人都走了，哭得转来么？若哭得转来，我们都来哭。话一说完，母亲哭得更厉害。我有些后悔，又不得不狠心去说，娘，你哭坏了身体，爹走得不安生，在那边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姊妹心里也不好过。母亲听完，不哭了。

父亲如在，今年八十岁。母亲比父亲大三岁，身体向来比父亲好。在母亲心里，父亲就是兄弟，凡事让着他，有不有理，从不与父亲计较。父亲一走，母亲失去了重心，人生的小船开始飘摇，能不哭么？

半月前，父亲还在门口种地。往年，要种10斤苞谷种，今年只种5斤，还是在我们姊妹一再反对下减半的。父亲种地自有他的道理，每年要喂一头大肥猪，养几十只鸡，这些爹口货，少不了吃东西。还有这些上好稻田，祖辈都没荒弃过，荒弃了多可惜啊。父母一生务农，养成了多劳动习惯，一天不下地，就腰酸背痛，心里发慌。十年前，我就接过父母进城，父亲不肯，说要守家，母亲来后，住过不到三月，就吵闹着被送回乡里。母亲的理由很简单，她放不下父亲，担心父亲洗不好衣服弄不好菜饭。

家园的呼唤（歌词）

田满林

还是那条小溪，
流过我的童年。
还是那片竹海，
摇曳我的梦幻。
山峰长成了林，
一齐撑着天。
浮云林中游，
荡漾我心间。
奶奶对我说，
那里面住着神仙。
哦，住着神仙。
晚霞照炊烟，
铃铛响田园，
回家的声音在呼唤。
四十八寨啊，
久违的家园，
你让迷途的人儿醉在心里边。

还是那棵香樟，
清晰我的童年。
还是那道山湾，
曲折我的梦幻。
崖壁长出了记忆，
故事传到天边。
思绪伫白岩，
浮想已千遍。
奶奶对我说，
那是她永远的眷恋。
哦，永远的眷恋。
杜鹃又嫣红，
岁岁又年年，
回家声音在呼唤。
四十八寨啊，
梦中的家园，
你让那远游的人儿醉在心里边，
醉在心里边。

心里边，呼唤 家园。

十二岁那年，小叔将我带到他身边，在当地的一所小学读书。小叔那时年纪也不大，刚参加工作不久，二十岁都还不到。小叔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还喜欢吹竹笛。除此之外，还特别喜欢唱歌。下班回到家，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放声高歌：阿朗赫赫尼那，阿朗赫赫尼那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鱼儿满江鱼满仓。虽然并不专业，但那优美动人的旋律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时间长了，我也会了这首歌的一部分。自从和小叔在一起后，受小叔的影响，我逐渐爱上了音乐。平时，小叔也叫我学吹竹笛，告诉我简单的乐理知识，教我识谱，我都欣然地学着。有一天，小叔出差在外，我闲来无事，坐在木桌边，就在小叔的书架上找书看，一本《中外民歌300首》的书籍映入我的眼帘，我忙拿出来翻阅。忽然，乌苏

后来的十年间，又几次去接，可他们执意哪都不去，生死都在乡里。没办法，一年之中的生日节气，我们姊妹只好往乡里赶。乡里有家。家像一棵树，父母是树的根，有了根，心中就有了牵挂，有了丝缕不绝的乡愁。

乡下的家是一栋连五间木屋，两头挑了楼房，楼下堆放杂物，楼上是我们姊妹的住房。我独自一间，可以在那里看书。我看书的时候，父亲谁都不让打扰。我就在这里有了出息，走出了大山。这栋木屋是田土承包到户第三年修建的，几乎花光了家里积蓄。后来，又铺了石板天井，围上了院墙，立了槽门。再后来，养了猫，养了狗，院墙周边栽种了桃李果木。屋头种了各种蔬菜，家就完整了，热闹了。为了建好这个家，父母双手裂开了哈哈圪，缠了一道道胶布。他们像两只劳燕，一口口衔泥筑巢，几年下来，人也苍老了许多，头上有了白发，脸上起了皱纹，腰背有些佝偻了。父亲起早贪黑，后来落下病根，一到冬天，常常半夜咳嗽。母亲几次动员父亲进城看医生，父亲都说，我这是老病，等开春了，阳气升了，树叶全了，病就好了。

人怕老，老了最怕孤独。母亲嘴碎，常拿些鸡毛蒜皮、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在父亲面前说起。父亲一般不插嘴，只当听众，有时听得烦了，就说一句，少吃咸萝卜操淡心。父母亲最高兴的时候是孙辈们放了假期，孙子外孙来了有一桌，家里闹翻天，可父母亲喜欢，忙上

忙下，隔三差五杀只鸡，一熏炕腊肉在假期里所剩无几。

人老了，自然绕不开生死话题。父亲常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这种情绪在他后来几年里表现得更突出。他对母亲说，他是要先走的人，先走的人有福气，后走的人活受罪。母亲听不得这话，常和他顶嘴，她不想死，也不想父亲死。父亲赌气说，你活一百岁的。其实，父亲最放心不下母亲，如果他先走了，要母亲进城跟儿女们住。他把这话对我们姊妹说过多次。自然，我们都听进了耳里，牢记在心里。

一语成谶。父亲在种完最后一粒苞谷便卧床不起，他似乎知道大限将至，便哪也不去。我回家后，硬将他拽上背，他在背上不停地捶打我，要我放下。我不松手，他竟然狠狠地咬住我的肩膀。他近乎哀求地说，儿啊，你要是我的儿，就将我背回家去。面对父亲的乞求，我不得不狠心放弃医院治疗。之后，便是整天守着他，和他说话，给他喂水喂饭，端屎端尿。一个星期后，父亲已粒米不进，神情恍惚，他要我们姊妹轮流抱着。我抱着他的时候，他攥着我的手，让我摸他右胸，我在他右胸肋下摸到了鸡蛋大的肿块。我知道，这是癌扩散了。父亲这样做，是让我放下自责和内疚。这时的我，眼泪忍不住扑簌簌掉下来。

父亲是在母亲怀里走的，走得很安详。那一晚，他支开了我们姊妹，说要母亲陪他。夜半的时候，

母亲突然大哭起来，我们知道父亲走了。他撇下了母亲，撇下了儿女，撇下了他为之付出的心爱的家园。

安葬了父亲，自是母亲的安置问题，所有人都主张把母亲接去城里，我也是此意，便去征求母亲的意见。结果，母亲是死活也不愿意去城里住。母亲说，我自己有家，偌大一个家，我和你爹建起的这个家，我丢不下。无奈，只好随了母亲的心愿，并一再叮嘱她，以后不许下地劳动，要吃要喝，我们都会及时送，隔三差五回来看她。母亲也答应了我。我还特别对住在屋坎下的三叔说，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过了望山和头七，我们回城了。母亲把我们送到门口的槐树下，看着她孤零零的身影，我泣不成声。

回城后，我三天两头给三叔打电话，询问母亲情况。三叔说母亲精神状况还好，有时去菜园子，有时去苞谷地。父亲种下的苞谷出苗了，母亲先是扯草锄地，后是丢肥。云淡风清的日子，母亲什么事也不做，她坐在门口那棵槐树下，痴痴地望着远方。我真担心母亲这样，怕她迷糊，叫三叔时不时提醒她。三叔说，她是在思念你的父亲。槐树下，是父亲过去常坐的地方。父亲抽烟，父亲坐在槐树下抽烟的样子定格在脑海里了。

槐花开得洁白洁白的时候，我回到乡下。当我远远看见母亲坐在门口槐树下的身影，心里一阵阵隐隐作痛



天空低矮

西界

早晨，天空低矮
星辰迷恋黑夜，下落不明
月亮从黑夜里逃生，活了过来
活成了太阳，系在竹竿上
我愿意宽恕竹叶的轻浮
只有天空辽阔，晨曦拿出一腔热血
我们才知道阳光的重量
而我，习惯了倾听
没有翅膀的风，摇落一些鸟鸣

开满鲜花的歌谣

汪珍莹

戏，一高兴，我就地放声高歌，引来伙伴们一番赞叹和羡慕。小叔单位有台彩色电视机。每天下了班，单位的人都会去那间小屋里看电视。小叔把我管得很严，只规定我周六看一次电视，其余时间一律不准进那个门。于是，我盼啊盼，等到了星期六，便早早地守在电视机旁。有一次，屏幕上出现了《每周之歌》节目，播放的歌曲正是《乌苏里船歌》。我一时兴起，全神贯注地听歌者郭松把此歌演唱完，那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这首歌，其旋律、歌词、歌声、意境实在是太完美了。听着歌，我仿佛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家乡的春天，家乡的春天开满了各种鲜花。这首

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首开满鲜花的歌谣！从此，我深深地爱上了《乌苏里船歌》。真正了解《乌苏里船歌》还是在上高中后才慢慢知晓。原来，欢快、甜美、令人心情格外畅快的《乌苏里船歌》是黑龙江省民间的一首民歌，是一首反映赫哲族人过上幸福生活的革命时期的歌曲。乌苏里江一带，是赫哲族祖居地之一，在长期的渔猎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反映赫哲人生产、生活习俗的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民谣曲调。《乌苏里船歌》就是在赫哲族传统民谣曲调基础上改编的，是赫哲族民歌的代表作。后来，我学习了一些音乐知

氤氲的热气几乎包裹了母亲的整个身形，只能隐约地看见她扒在锅前炒菜晃动的肩膀。敞开的灶门里干柴烈火，那从锅里窜起的呛人辣椒味，混和着各种菜香，让刚进厨房的我止不住剧烈的咳嗽起来。母亲一边用手背捂着嘴干咳一边说：赶紧出去，米饭已经蒸好了。还剩几个菜，马上炒好。

不知是为了躲避厨房的烟熏火燎，还是已经习惯于安然享受母亲的饭菜，我最终走出厨房，到客厅和弟弟妹妹扯起闲话来。其实不仅是我，包括妻子，还有妹妹以及弟弟一家人，大家似乎和我一样，回到母亲身边，都变得慵懒起来。大家骗闲的骗闲，看电视的看电视，玩手机的玩手机，没有一个人想去厨房帮母亲。

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当年我们兄妹三人在家里可都是热爱劳动的好孩子。无论母亲下田劳动还是烧火做饭，我们都是她的小帮手，并因此获得无数表扬和乡邻的赞誉。特别是在父亲英年过世后，母亲便如断了翅膀的大雁，对我们兄妹三人更加呵护。而我们也非常体谅母亲的不易，每天，都如小鸡似的跟在母亲屁股后边，帮着干活。后来各自出外工作，结了婚，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起先，因为工作原因，我和妹妹的孩子满月后，先后被送到母亲身边。母亲一边带孩子，一边给弟弟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做饭。顾大的看小的，洗衣做饭喂奶，还要顾及田里的菜蔬，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一个人被当作几个人使，里里外外的都要母亲一人忙活，她只能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牛还晚。但母亲只有一双手，管了头顾不了尾，难免有闪失。饭菜不可口孩子们不吃，田里的庄稼没照顾好没收成，孙子生病了母亲被指责。出力不讨好，母亲有时很委屈，但媳妇有媳妇的理，孙子有孙子的怨言。总算熬到孙子们被接走上幼儿园，母亲的心也被掏空了。就像当年的我们一样，再也不需要母亲的呵护时，母亲也渐渐被遗忘，以至于一年中只有那四五个节假日我们才回家。就这样屈指可数的探望，还被我们以孩子补课、外出旅游、聚会加班等各种理由给克扣。

忧伤的豹子（组诗）

吴远山

阳光落下来，没有声响
一只白蝴蝶，盘旋舞蹈，抵达
樟树的顶部

操场上一片热闹，老师和孩子们
快乐奔跑。音乐滴落，万物找回
成长的节奏

站在高处的，不一定是神
或天空。贫穷的视线
忧伤的豹子

摊开双手，既定的生命线
静默。远处的山峦青翠如快马
载着暮暮，归隐于江湖

一个人
天地那么窄，
只装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爱与
一个人的春秋
河流那么细，
只流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孤独和
一个人的梦幻

必定有一个爱人在天空呼唤我的名字
必须有一场落花替我答应
必定有一场大雪把伤口的疼痛
渐渐抚平

恰似阳光回暖
轻唤你的名字，风声之外
星空暗下来
眼眸里，蓄满夜色

或许，在我们的心中，那个给予生命抚育成长的家，早已不属于我们。我们只牵挂自己的小家，只想着往前走。我们的回家变成了母亲最大的奢望。她看着日历数日子，总爱在村头眺望，在漫漫长夜中回忆着过往。而当儿女回家的消息传来时，步履老态的母亲一下子如打了鸡血似的精神焕发。上集市买肉，去地里摘菜，淘洗，切割，一个人忙得手脚不停。知道孙女喜欢吃鱼，母亲一赶早骑车二十里去县城买鱼；听说儿媳喜欢吃槐花蒸饭，母亲不顾危险上树将槐花蒸了一大盆……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都在为讨得儿女的欢心。但每一个人，对此似乎都漠然享受，好像母亲就应该这样。

因为被母亲牵挂着，以至于我们有些小骄傲，所以回去之后，就像母亲的客人般变得尊贵起来。当然，我们这些客人有时给母亲带些礼物，但更多的时候是空手。即使进了门，母亲也从不让帮忙，而我们也日渐习惯当起了甩手掌柜

厨房里的炊烟，一缕缕从窗缝间挤出，袅娜成一个初夏的倩影。胳膊肘顶开门帘，端着两盘菜的母亲高喊着，吃饭了。我们纷纷入厨房端饭菜，孩子们洗手准备上桌。母亲的饭菜，总是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喜好，让大家吃得狼吞虎咽。忙着照顾刚会走路的小孙子吃饭的母亲，最后一个上桌，饭桌上已杯盘狼籍，虽然吃着残羹剩渣，但母亲却很开心，还询问大家吃好没。就像我们小时候，不爱吃的、吃剩的饭菜，都归母亲。

吃完饭的母亲忙着洗刷碗筷，而我们则收拾行装准备回城。没有一个人留恋母亲的家，就像这里是一座客栈一样，来与去都是那样的匆忙。在催促声中，母亲提着大包小包往我们的车后备箱里塞，有新摘的蔬菜，刚蒸的馒头，亲友送给母亲的礼品等等。

车出村口，回头看，曾经头发乌黑身材高大的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一个满头银丝身材矮小的老妇人。那只布满老茧的手，如一把雨刮器不停地挥舞，却怎么也抹不去我夺眶而出的泪水

总有牵念，沿着炊烟的梯子
走下来。屋檐下的燕巢
像收不拢的嘴

爬满青苔的语言，不知栽种在屋前，
还是屋后。沉默的古井，
泛起微澜

我把影子擦干净，把山峦削平
你醒来时，我的微笑，恰似一马平川
阳光回暖

泥土
街道旁的白玉兰花，
安静地绽放。湿润的空气，漾起
丝丝芬芳

擦鞋摊前，黑瘦的问号，小心地
把沾满尘垢的皮鞋
擦拭成镜子

我的目光，突然被烟头烫伤
此时乡间，泥土就是初夏
最亮的底色

我的父老乡亲，或把泥土举过头顶，或
供奉于神龛，或寄给游子，用沸水煎煮
专治水土不服

相信
相信万物皆有隐秘。天空，
打开辽阔的孤独。墙角的蟋蟀，
摆动细长的触角，替我扛起
硕大的静谧

如今，《乌苏里船歌》依然是我的最爱。新时代里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每每同学聚会，他们都要听听我唱的《乌苏里船歌》；家中妻子、儿子闲暇之余也唱上了《乌苏里船歌》；辉哥早在部队文工团干过，后来在武装部工作，他爱好歌唱，歌声很美，且在对歌曲的理解和处理上造诣颇深，一有歌会，便邀上我，《乌苏里船歌》是他要求我必唱的，常常是边唱边指导，让我受益匪浅，场面也是其乐融融。歌声带给我们的是健康和快乐，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遐想。细细想来，冥冥之中，那醉人的旋律似乎早已又悄然爬上心头：白云飘过大顶子山，金色的阳光照帆船，紧摇浆来掌稳舵，双手赢得丰收年。白桦林里人儿笑，笑开了满山红杜鹃，毛主席领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阿朗赫赫尼那，阿朗赫赫尼那